

孙中山与香山南朗程氏

——以南朗《程氏族谱》的资料为中心

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黄健敏

研究近代中国史，人物之间血缘与地缘的网络关系是值得重视的问题。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与香山籍同乡的关系就是一个值得留意的问题，而这些同乡中不少人是属于同一个宗族的，南朗程氏一族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程璧光、程奎光、程耀垣、程耀臣、程君海、程天斗、程天固……一系列的名字都与孙中山的一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往的研究较为集中于护法时期孙中山与海军总长程璧光的活动上，其他人物则语焉不详^①。近年新搜集到的南朗《程氏族谱》及实地考察所得口述资料^②、回忆录等史料，或提供这些人物较为详尽准确的生卒年月及家庭状况，或补充生平事迹，勘正若干以讹传讹的错误，有些还可与通行旧说互相参正，启发新知，有助于对孙中山与程氏一族的关系进行重新梳理和研究。

① 有关研究，例如莫世祥《护法运动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汤锐祥《护法舰队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汤锐祥《孙中山与护法海军论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赵立人《程璧光与护法运动》，《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等。其他人物的研究，一般资料性有：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编《孙中山与香山——孙中山研究文集》第3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孙中山与香山相关人物集》，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编印，2004。

② 南朗程氏曾先后六次修谱，本文指的《程氏族谱》是六修谱，由程道元主修，1920年代初编成，光华公司承印，线装铅印本，共印40部，由各房分别保管。《程氏族谱》每部分26卷（共26册）。《程氏族谱》本来印量就不多，经过几十年的社会变迁现完整保存下来的就更少。笔者所见的这一部《程氏族谱》是“贤”字号，原由南朗田边村村民程官标老人保存，2002年4月捐赠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收藏。这套族谱编成于1920年代初，记录了一些与孙中山有关人物的资料，因为这些人物的活动时代与族谱的编纂时代相近，同时编撰较为认真，所以其记载的可靠性也相对较高。

一 南朗程氏与翠亨孙氏

根据南朗《程氏族谱》的记载，南朗程氏的先祖程师孟原籍江苏吴县，于宋熙宁间南下担任广州经略使。程师孟第四子程柏峰“为香山盐场司，署东莞邑政”。程柏峰去世后，其子孙遂于香山南朗定居，后人分孔惠、孔章、孔明、孔文、孔武五房，分居田边、安定、亨尾三村（程族另有一支分居赤坎村），三村相连，民国初年已有“丁口五千四百人”，南朗程族遂为香山大族^①。

孙中山的故乡翠亨村与南朗程氏聚居的田边、安定、亨尾三村相隔不过六七公里，翠亨孙氏与南朗程氏数代皆有通婚，在南朗《程氏族谱》中不乏有关记载。例如程中行（1772~1826）娶翠坑（翠亨旧称“翠坑”）孙殿明次女为妻^②，孙殿明应是翠亨孙氏第十四世祖，与孙中山高祖孙殿朝同辈。程祝行（1809~1886）的第四女，嫁翠亨孙集贤为妻^③。孙集贤是孙中山叔公辈，与孙中山祖父孙敬贤同辈，翠亨村北极殿四修碑记有他捐款的名字^④。孙中山二叔孙学成亦娶程氏女为妻。孙学成之女孙妙桃则嫁程维煦为妻^⑤。程立权的第四女嫁翠亨孙赞生为妻^⑥。程贤灿第二女嫁翠亨孙德修，孙德修与孙中山（字德明）同辈^⑦。程名晓的女儿嫁南朗墟孙德勤为妻，孙德勤也是翠亨孙族人，其子孙社正现年过90岁，1949年后长期负责打理翠亨附近孙氏坟墓^⑧。

过去香山地区本地人与客家人罕有通婚，翠亨孙氏与当地大族南朗程氏代有通婚的记载为翠亨孙氏家族是广府人而非客家人的争论提供新的佐证^⑨。

① 厉式金修，汪文炳、张丕基纂《香山县志续编》卷3《舆地·氏族》，1923。关于族谱在多大程度及如何反映“历史真实”，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对此有许多甚具启发性的研究，可参考景军《神堂记忆》第7章（哈佛大学博士论文，本文所据是未刊中文译本）以及刘志伟《附会、传说与历史真实——珠江三角洲族谱中宗族历史的叙事结构及其意义》（收入《中国族谱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② 南朗《程氏族谱》卷17，第14页。

③ 南朗《程氏族谱》卷17，第78页。

④ 《四修翠亨祖庙碑记》，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原碑。

⑤ 南朗《程氏族谱》卷19，第4页。

⑥ 南朗《程氏族谱》卷21，第39页。

⑦ 南朗《程氏族谱》卷21，第77页。

⑧ 孙社正编《翠亨敦业堂茂成孙公家谱》，打印本，1971年初修，2003年重修。孙社正先生提供。

⑨ 关于孙中山祖籍的争论，可参考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编《孙中山的家世——资料与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

孙中山幼年家境清贫，长兄孙眉十五六岁便到南朗士绅程明桂家中打工。这位程明桂也是南朗程族人。南朗《程氏族谱》有如下记载：

明桂，讳步蟾，号芳村，建周嗣子。国学生，诤授奉政大夫，候选府同知。生道光十年庚寅七月十一日，卒光绪三年丁丑三月初八日，葬合水口树坑又名白鹤坑。娶翠亨陆氏厚基四女，诤封宜人，生道光十三年癸巳正月廿二日，卒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十月十二日，享寿七十有三，葬后沙。妾（檀香山夷女），又妾宋氏，生咸丰五年乙卯六月初六日，卒光绪九年癸未十一月廿七日，附葬明桂茔内。生一子，字立湖（在檀香山夷女出）。三女，长适茶国陈诏求（陆出），次适泮沙许呈辉（宋出），三适（婿姓失报，夷女出）。^①

程明桂又作程名桂，又名植，13岁因家境困难往香港谋生，在当地洋行工作。17岁由洋行一位英国人带到檀香山谋生。后和陈芳合资开办芳植记糖厂，芳植记糖厂据说是当时檀香山八大企业之一^②。后娶翠亨村陆厚基第二女为妻，陆厚基即陆皓东烈士祖父，所以程明桂就是陆皓东的姑父^③。程明桂40多岁回故乡，花钱谋得官职，并在家乡南朗墟建筑大夫第，孙眉年轻时就在程明桂的大夫第打工，据说孙眉也是程明桂带到檀香山的^④。

二 童年老师

自长兄赴檀香山谋生后，家中经济渐有好转，孙中山9岁始正式入村塾读书。村塾设于翠亨村冯氏宗祠，塾师姓王（一说姓黄）。1877年王姓塾师病故后，村塾改聘南朗人程君海任教。过往程君海的生平多据陆华显所撰的《程君海先生墓表》而语焉不详^⑤。南朗《程氏族谱》卷23载有其资料，可补《程君海先生墓表》的不足。

① 南朗《程氏族谱》卷19，第58页。

② 程十里（程名桂曾孙）致李伯新函，1965年10月20日，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编号H74。

③ 陆仁协等修《香山隔田河南郡陆氏族谱》，同治元年（1862）抄本。陆国开先生提供。

④ 黄彦、李伯新：《孙中山的家庭出身和早期事迹》，《孙中山研究和史料编纂》，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第407页。

⑤ 陆华显：《程君海先生墓表》，程少借编《英译程君海先生墓表》，1980年11月印行。

守坚，名步瀛，号君海，贤道嗣子，清邑廪生，生咸丰十年庚申八月廿七日。娶小隐阮氏开培三女，生同治二年癸亥十一月十一日，卒民国九年庚申六月初五日，葬后沙。妻隆都坑口墟刘氏，生光绪九年癸未十一月廿九日。生二子，长字挾经（嫡出），次名荫光（庶出）。五女，长适崖口谭以田，次适李屋边李锐明，三适南海盐步乡王家，四适泮沙王家（俱嫡出），五（幼，庶出）。①

因族叔程贤道早死无子，程君海被过继作为嗣子。嗣母杨氏（翠亨村杨启安长女）、陈氏都是当地有名的节妇，程贤道死后，“杨则易簪珥以助餐，陈则采樵薪以供爨，饮冰励节，得翁姑欢。抚育嗣子，逾于所生。里党有女善人之誉。”所以程君海“少年家境清贫，在翠亨村设帐授徒，借以奉养老母，晚上焚膏继晷，下帷苦读”②。

程君海的生父程贤永是当地的有名士绅。

贤永，讳凤藻，号少文，维浚次子。清优附生，襟怀洒脱，嗜学能文，喜栽培后进，出其门者，多获知名。处分乡事，于地方公益，尤殷殷注意。素得海外华侨信仰，常能捐集巨资。故倡建西村石桥，修筑昼锦新村，砌全墟石街，重修武庙，疏通渠道，添建东西新闻，凡兹义举，罔不悉心擘画，躬为监督。不五载，而诸务咸事，迄今行道称之。（照来稿）生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六月初四日，卒光绪十七年辛卯二月二十日，葬后沙。③

据20世纪50、60年代的一些采访资料，程贤永也曾在翠亨村塾教书，而且还可能教过孙中山。据孙中山甥孙杨连合回忆，其祖母、孙中山胞姐孙妙茜曾说过：“祖庙出资办村塾，地点在冯氏宗祠，请程君海之父任教。植生（程君海亦号植生）当时是伴读，年纪比中山大不过五岁，乳名帝根。可能植生之父稍事出外，即由植生来代管一下儿童的。”孙中山同学孙梅生及童年伙伴杨帝贺等人亦有相近的回忆④。中山南朗安定村民程康俭回忆：

① 南朗《程氏族谱》卷23，第18页。

② 南朗《程氏族谱》卷21，第28页。

③ 南朗《程氏族谱》卷21，第30页。

④ 李伯新：《1965年9月20日采访杨连合记录》，《孙中山史迹忆访录》（中山文史第38辑），中山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印，1996，第88页。

“贤永是南朗绅士，修建街道，三十岁左右才考试，教中山读书是三十岁有多。”程君海房亲程瑞开回忆：“其父在翠亨这馆教，病后，（程君海）才去翠亨代教。”^①当然仅凭几则口述史料判断程贤永曾是孙中山老师稍嫌证据不足。更大的可能是程贤永确曾在翠亨村塾教书，后因病改由程君海任教。孙中山进村塾时已是程君海在代教了，孙中山并没有直接师事程贤永。因此在与孙中山“同时执贄受业”于程君海的陆华显所撰《程君海先生墓表》中，完全没有提到程贤永曾任孙中山老师的事。

程君海比孙中山先生年长 6 岁，1877 年也不过 17 岁，又还没有获得功名，有人因此怀疑程君海并没有足够能力担任孙中山的老师。其实程君海出身书香之家，开蒙应比孙中山要早得多，到 17 岁时读“圣贤书”至少已近 10 年，有足够的去教导开蒙才一两年的学生。孙中山在程君海门下受教一年多。据陆华显回忆：程君海“海人于学术传授外，尤注意于思想之启迪与德性之培养，每对吾人讲授满清入寇中原，残杀汉人，兴文字狱，以及丧权辱国诸史实，实意气慷慨，使听者民族思想油然而生，民族气节为之激发”^②。程君海是孙中山在翠亨最后一位从游的老师。1879 年 6 月孙中山随母赴檀香山，接受西方教育，开始了他求学生涯的另一页。

1894 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旋于次年 2 月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并着手策划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1895 年底，广州起义失败，孙中山转赴海外。据陆华显《程君海先生墓表》所述，这时程君海自己亦因为经常抨击朝廷，有煽动乡人造反嫌疑，清廷拟逮捕审讯。程君海变服离乡，远走天津，后匿于唐山，设帐授徒，以维持生活，但仍暗中与革命党人互通声气。直至香山光复前，他才返回香山，潜伏于离乡 40 余里的附城族人所居的翠筠祖祠，秘密联络当地人士，响应民军入城^③。陆华显所述并未见于其他佐证记载，反而有资料显示广州起义失败后到民国成立前这段时间，程君海仍以地方士绅的身份活跃于香山南朗一带。据《重建南朗古庙碑记》记载，1900 年南朗祖庙重修，“倡建首事”者就是程步瀛（即程君海）^④。南朗祖庙是南朗墟处于中心地位的庙宇，南朗团练分局便设于此庙，能作为

① 李伯新：《1960 年代采访程康瑜、程瑞开记录》，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笔原稿。

② 陆华显：《程君海先生墓表》。

③ 程君海哲嗣程少借回忆，谭剑波：《恭贺国父敬师遗墨志感》，1986 年 9 月 12 日〔美〕《金山时报》。

④ 《重建南朗古庙碑记》残碑，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

“倡建首事”者当是地方公认的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士绅，很难相信这样的士绅会“经常抨击朝廷，煽动乡人造反”。而在1912年前出版的香山地方报刊《香山旬报》中，也能找到程君海作为地方知名士绅在南朗活动的多篇报道，且负面居多^①。辛亥香山光复的主要人物如林警魂、郑仲超及郑彼岸、林寿华、秦侶尹、萧宝耀、程庄、郑砺石等人的回忆录也只字未提程君海其人^②。因此，陆华显所述的这段史事乃至所建构的程君海的“革命”形象，值得重新审视。

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于当年5月底回到了阔别17年的家乡。程君海“屡被（孙中山）邀襄文案，均以体弱不任繁剧辞”。民国成立后，程君海对革命活动有所助力。在革命元老程天固的回忆录中，记录有程君海在护法运动期间支持革命的一些史实。护法运动开始后，孙总理力劝海军总长程璧光支持护法，巩固粤省根据地。程君海与程璧光既是族亲又交谊甚笃，力劝程璧光，务以大局为重，与孙中山和衷共济，完成护法使命^③。1923年2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陆海军大元帅，曾于4月6日写下手令：“着会计司发给程步瀛每月津贴一百元”^④。

三 中西药局

孙中山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1893年在香山石岐孙文西路东段开设东西药局，发售西药及诊治病人。一般都沿袭旧说称南朗人程北海是中西药局的合伙人之一^⑤。南朗《程氏族谱》中号“北海”者有三人，根据有关资料推断则当是卷17世传·二十五世孔武公后所记载的程北海^⑥。

润基，讳应护，号北海，景雍次子。生道光十七年丁酉四月廿九

① 例如《吾亟欲向程步瀛一问》，《香山旬报》总第98期，1911年4月，第62页。

② 林警魂：《辛亥本县光复纪略》（稿本），郑仲超：《辛亥光复香山纪略》（稿本），《中山文献资料》第32卷，中山市方志办藏原件。郑彼岸等：《香山起义回忆》，《广东辛亥革命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第231~237页。

③ 《程天固回忆录》，程达民出版，香港龙门书局有限公司发行，1978，第107页。

④ 孙中山：《发给程步瀛津贴令》，《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第296页。

⑤ 郑砺石：《孙中山在石岐开设中西药局》，《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1卷，广东省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第18页。

⑥ 据中山市侨务局有关人士提供的落实程北海侨房的有关资料，程北海于1915年逝世。

日，卒民国四年乙卯月日（失报），享寿七十有九。娶邑城秦氏树谷次女，生道光十六年丙申七月十二日，卒（失报）。俱葬柏丫山葫芦地。妾朱氏生（失报），生二子，长福林（秦出），次福辉（庶出）。^①

关于程北海与石岐中西药局的史事，过去知之甚少。曾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后曾被委任为广东财政厅长的香山人王棠在回忆录《革命与我》手稿中，回忆 1900 年间曾在程北海住宅听程北海与友人闲谈时谈过相关情况，是现在所见最详细和直接的材料。王棠转述说：“孙先生因犯革命嫌疑亟拟推翻光绪皇帝，离石岐赴香港，孙先生所开设之中西药局双扉严扃，无人主持。程氏原在该局门外经营买卖旧料什架生意，以多日未见开门营业，乃冒险启门入内将店中杂物执检妥当，一边铺面兼营旧料生意，一面铺则照旧营药品生意，拟候孙先生回来主持，尽宾主关系，交还与他。但孙先生去了多时，未见消息，亦无音讯，而且其手制之药品多已售罄，幸留下药方，程氏照方配购原料制成补充应市。”^② 如果王棠所述属实，则程北海并非孙中山开设中西药局的合伙人，而只是租借中西药局门口经营买卖旧料什架生意而已，亦即所谓“宾主关系”。另外很多书上说程北海与程君海是亲兄弟，也不属实，两人虽是族亲，但辈分却相差三辈，可能是前人看见两人名字中均有“海”字而想当然耳，“北海”、“君海”均是两人的“号”，而当地的传统习惯，辈分通常会在“字”中体现，所以程北海（字润基）应是第二十五世“润”字辈，而程君海（字守坚）则是第二十八世“守”字辈。

四 兴中会

檀香山（今称夏威夷）是孙中山先生发起革命的重要根据地之一，檀香山超过八成的华侨是香山籍的，其中家乡在南朗的也不少。1894 年 11 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参加兴中会成立会议的 24 个会员中包括南朗程族的程蔚南，他还被选为兴中会的书记。

《程氏族谱》卷 23 世传有“程蔚南”的记载：

① 南朗《程氏族谱》卷 17，第 86 页。

② 王棠自述《革命与我》（手稿），约撰于 1945 年。王棠儿媳何家瑜女士收藏。

守亮，讳锡燎，号蔚南，贤禄次子，清国学生，生咸丰八年戊午十一月十六日，卒光绪三十四年戊申二月初二日。娶泮沙许氏介眉孙女，生咸丰十年庚申二月初九日，卒光绪六年庚辰九月十五日。继崖口谭氏茂成（清邑庠生）女，生同治十年辛未十二月十一日，卒民国三年甲寅二月初四日。与守亮俱葬后沙。妾（氏别适）。守森（辉景公房）长子入嗣，名钟礼。^①

据程蔚南的后人说，程蔚南曾在檀香山中国领事馆工作，协助到檀的华工；亦营商，在檀香山拥有一条街的物业，名为“蔚南街”，另拥有一家糖厂^②。冯自由《革命逸史》中称程蔚南于“民元后病故”^③，而族谱所记的“程蔚南”卒于1908年，去世时间不同。2005年5月24日，笔者走访程蔚南之孙程永在（现居南朗安定村），程永在并不清楚程蔚南的逝世时间，但记得父亲程钟礼说过，祖父程蔚南逝世时，父亲年方6岁。程永在又保存有美国政府1909年8月发给程钟礼的一份身份证明书，上面记录当时程钟礼7岁，则程钟礼6岁时就是1908年。因此族谱记载的程蔚南逝世时间应该是正确的，而冯自由的说法有误。此外，很多书上均称程蔚南是孙中山的亲戚，但程永在说亲属及程蔚南的家乡安定村均未听过这种说法^④。孙中山二姊程氏（孙学成之妻）是南朗程族人，亲戚之说或源于此。

参加檀香山兴中会的南朗程族人还有程宸臣、程雨亭、程恒心等^⑤。

在檀香山政府担任公务员的兴中会员程宸臣，曾加入孙中山组织的华侨操兵队，在族谱中亦有记载：

贤雅，名观勋，号宸臣，维焕次子。生同治十年辛未正月十九日。娶隔田谭氏平开女，生同治十二年癸酉十二月初七日，卒民国六年丁巳五月十三日（柩在檀香山，未回葬）。生五子，长讳耀焜，次名耀舜，三耀基，四耀椿，五耀斌。二女，长适左步头袁观联，次（未字）。^⑥

① 南朗《程氏族谱》卷23，第8页。

② 2005年5月24日，笔者采访程蔚南孙儿程永在（77岁）记录。

③ 冯自由：《檀香山老兴中会员及其遗族》，《革命逸史》第6集，中华书局，1981，第2页。

④ 2005年5月24日，笔者采访程蔚南孙儿程永在（77岁）记录。

⑤ 冯自由：《兴中会人名事迹考》，《革命逸史》第4集，第35、31、30页。

⑥ 南朗《程氏族谱》卷21，第3页。

兴中会员程雨亭，是孙中山老师程君海亲弟：

守顺，讳天喜，号雨亭，贤永三子，清例授登仕佐郎，生同治五年丙寅九月廿四日，卒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六月初三日，葬后沙。娶平山谭氏光荣长女，年二十六，夫故守节，生同治九年庚午月初一日。生一女，适赤坎阮裔初。守正三子入嗣，名炳昌。^①

兴中会员程恒心：

恒心，讳大经，号纬三，立炽嗣子。生道光三十年庚戌七月十二日，卒民国元年壬子八月十八日，享寿六十有三（柩在小吕宋，未回葬）。娶泮沙王氏尊朝次女，生咸丰元年辛亥八月初九日，卒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四月廿四日，葬沙冈。妾（檀香山夷女），又大丰林氏，生光绪五年己卯七月廿一日。生三子，长字晋亨（嫡出）；次名榕祺，三榕煊（俱林出）。三女，长适隔田陆家，次（殇，俱夷女出），三（殇，嫡出）。^②

檀香山以外，南朗程氏分布各地的华侨对孙中山也有很多支持。如加拿大华侨程治平是同盟会员，曾发动侨胞捐资支持孙中山革命，后参加华侨义勇团回国。美国三藩市华侨程维园，也是同盟会员，1910 年前后孙中山在三藩市演说和筹款时，程维园跟随左右做保卫和服务工作。^③

五 广州起义

1895 年底，孙中山在广州发动起义。起义失败后不少人士牵连被捕入狱。南朗田边村的程奎光就是其中一位被捕者，其生平赖冯自由《程奎光事略》以传。按冯的说法，程奎光是革命活动的得力党员，广州起义失败后被捕，被杖以六百军棍惨死^④。但南朗《程氏族谱》中的程奎光小传与冯自由的说法颇不一样：

① 南朗《程氏族谱》卷 23，第 19 页。

② 南朗《程氏族谱》卷 23，第 36 页。

③ 《孙中山与香山相关人物集》，第 188、147 页。

④ 冯自由：《程奎光事略》，《革命逸史》第 2 集，第 25 页。

恒敦，讳奎光，号星堂，立培五子。少有志操，稍长投身福建船政靖远军舰学习驾驶，历充超武军舰帮带，黄埔水师学堂教习，管带镇涛军舰，整顿江防，不遗余力。时适孙大总统在粤提倡革命，粤吏以奎光与总统分属乡谊，疑为同党，幽禁三载，瘐死狱中，冤沉莫白。民国六年，海军部呈请照少将因公殒命例，给予恤金八百元、殓费八百元。六年五月十一日，奉大总统令准如所请给恤。生同治二年癸亥八月廿八日，卒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八月初四日。娶南海何氏廷济女，生同治九年庚午十一月廿六日，卒光绪二十六年壬寅五月廿七日，俱葬后沙。恒征五子入嗣，名耀椿。^①

冯自由书称程奎光被捕后于营务处便被杖以军棍六百而死，但孙中山两处均称程奎光死于狱中，族谱也清楚记载程之去世时间为入狱将近一年之后的光绪二十二年（1896）丙申八月初四日。按《程氏族谱》的说法，程奎光不过因为与孙中山同乡，所以被怀疑为同党而被捕，后在狱中去世。程奎光并无实际参与革命活动与广州起义。这种说法亦见于《程璧光殉国记》，该书的第一章《程璧光之家族、学业及政绩》提道：民国5年（1916），香山县士绅程道元、程彦农（后均为《程氏族谱》的纂修）向广东省政府呈称要求平反程奎光“冤案”，并按规定予以表彰。代理广东督军谭浩明、广东省长朱庆澜据此向总统黎元洪呈文，文中说：“查程奎光是香山县南朗田边乡人，由福建海军学生出身，充任镇涛兵舰管带，整顿江防，不遗余力。光绪二十一年八月间，前大总统孙文在粤提倡革命，曾以乡谊与程奎光相往还，粤吏不察，疑为同党，遽置之狱。当时全省兵轮管带吴瑞桢等深知其冤，联名禀保。卒以迹涉嫌疑，未获省释，幽禁三载，瘐死狱中。迨上年秋间，浩明、庆澜莅粤伊始，微闻此案之冤诬。现据水上警察厅帮办黄伦苏等查复属实。”程奎光1917年获批准按因公殒命例给予抚恤。^②

这种说法并非没有道理。广州起义后粤督谭钟麟奏报拿获党人的奏折中，谈到擒获陆皓东、丘四、朱贵全等人，但无一字提到程奎光^③。1912年

① 南朗《程氏族谱》卷23，第33页。“幽禁三载”当是误记或印刷之误。

② 莫汝非编《程璧光殉国记》，程慎修堂刊赠，1919，第1章，第8~10页。

③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良友印刷公司，1928，第27~29页。

10月19日，孙中山囑胡汉民及广东各界开殉国烈士追悼会并捐款抚恤遗族时称：“九月九日，为乙未岁第一次倡共和革命失事之辰。烈士陆皓东殉，然附同赴义者，有临时招募之朱贵全、邱使〔四〕二人，并波累程曜臣、程奎光狱死，故当日有朱、邱、陆、程之称。”^①《孙文学说》第九章《有志竟成》中亦说广州起义失败后牺牲者除陆皓东之外，“同时被株连而死者，则有丘四、朱贵全二人。被捕者七十余人，而广东水师统带程奎光与焉，后竟病死狱中”^②。孙中山的表述颇值得揣摩。或者说因为革命活动非常隐秘，连程奎光的家人及族人都不知道内情，但孙中山不可能不知情，何况《程氏族谱》编成之时民国已成立十余年，作为共和革命首次起义的烈士在很多人看来是值得炫耀的事情，似乎并无避讳隐瞒的必要。因此程奎光并无参加广州起义亦非绝无可能。但笔者更愿意相信另外一种可能，程奎光亲属一直把程奎光、程耀宸在广州起义中系狱而死并牵连“奎光乃兄腾光及谭氏嫂口贤配何夫人因哀成疾相继而亡”的原因归咎于孙中山（这点可参考冯自由《程璧光与革命党之关系》及本文第六节的有关论述）^③，因此程氏一族之所以要强调程奎光没有参加革命，会不会是程奎光亲属基于对孙中山的这种心结而刻意与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划清界限呢？

而另一位被累及系狱而死的程耀臣（或作程曜臣、程耀宸），在南朗《程氏族谱》中却找不到这个名字，后自“四大寇”之杨鹤龄致党史会编撰陈春生函中方知程耀臣字恒照，杨心如乃其女婿，亦是南朗田边村程族人，是程璧光、程奎光的堂兄。

恒照，讳文绮，号吉斋，立材长子，生咸丰二年壬子十月廿二日，卒光绪三十一年乙巳三月十五日，葬（失报）。娶崖口谭氏应基次女，生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六月初十日，卒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六月十二日，葬后沙。生一子观桐（殤）；一女适翠亨杨心如。^④

① 孙中山：《致胡汉民并广州各界电》，1912年10月19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第529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30页。《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65页有几乎一样的表述。

③ 邓聪保、李田等：《程君奎光、程君耀宸首倡革命事实请转咨抚恤文》，1913。汤锐祥先生提供。邓聪保为程璧光内兄。

④ 南朗《程氏族谱》卷23，第36页。

程耀臣女婿杨心如是翠亨村人，与孙中山、陆皓东及杨鹤龄并称“翠亨四杰”。1895年初，程耀臣、杨心如两翁婿在杨鹤龄劝说下加入兴中会，追随孙中山起义。起义失败后，杨心如避走台湾发展革命组织，而程耀臣则被擒，“在狱多年，备受残刑，卒之瘐死狱中，为革命家散人亡。”^①由《族谱》记载可知，程耀臣广州起义失败被捕后囚禁在监狱竟达10年之久。

六 护法海军

南朗程氏近代海军人才辈出，包括程璧光、程耀垣、程耀枢、程奎光、程祖荫等。当然最著名的是南下护法的海军总长程璧光。

1917年，为了维护《临时约法》，恢复旧国会，孙中山决定以广东为护法基地，号召国会议员南下护法，同时说服同乡、北京政府海军总长程璧光南下参加护法运动。程璧光是《程氏族谱》记载最详细的人物。

恒启，讳璧光，号玉堂，立培三子。清福建水师学堂毕业生，尽先补用守备，尽先补用都司，尽先补用游击加副将衔，赏戴花翎二等，第二双龙宝星，历充福建水师学堂操演教习，超武广甲兵舰帮带官，廉济、元凯、广炳兵舰管带官，海圻、海容兵舰舰长，英国阿厂海天、海圻兵舰监造员，会办北洋水师营务处，陆军部海军处船政司司长，海军筹备处第二司司长，北洋海军统领，海军协都统，民国充总统府军事顾问，统率办事处参议，海军总司令，海军总长，海军中将，赏给二等嘉禾章，二等文虎章。岐嶷卓立，髫龄已自不凡，器识宏远，韬略深谙。服务海军垂四十年，当道如提督欧阳利见、沈文芬、李文忠、张文襄辈咸器重之。光绪甲午中东之役，我军被围刘公岛，以保存人才故，奉总帅丁公汝昌命，亲诣敌军传达意旨，而围卒解。海军人才由是不绝，论者谓：当时忍辱负重，尤人所难。宣统三年奉派，率领海圻参贺英王加冕，并赴美遍游各海岸，为中国兵舰游历欧美之先声。擢任总长，汲汲以培植人才为急务。民国六年六月，解散国会命下，海内哗然，其星夜

^① 《杨鹤龄致陈春生函》，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原件；冯自由：《兴中会组织史》，《革命逸史》第4集，第11、13页。

出京赴沪，以三事通告全国，一曰拥护约法，二曰恢复国会，三曰惩办祸首。遂率舰队来粤，各界开会欢迎，人逾数万，西南声威为之大振。方期巩固共和，莫安时局，乃竟于海珠码头遭凶徒狙击殒命，讣闻天下痛惜。当开吊追悼时，哭临者络绎不绝。生平不慕声华，不争权利，故在粤时并未动支公帑分文，军民尝以粤督推戴，坚辞不就。日唯以法统不复为忧，尝曰：宁维持公理死，毋违反公理生。其真诚护法有如此。国体变更后，邑属风鹤频惊，五、六两年曾先后商请大吏，迭飭军队来乡镇慑，闾里赖安。殉国后，西南军政府经训令緝凶，议恤遣官治丧，优给丧费三千元，追赠海军上将，准予国葬典礼，并在海珠铸立铜像，以垂不朽。十一年七月十九日，复由北京黎大总统追赠海军上将，给恤银一万元，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立传。九月初九日，赠勋一位。恤终之典，备极荣哀。蓬莱县长山岛六社渔民立碑恭纪德政。生咸丰五年己未五月廿九日，卒民国七年戊午正月十六日，享寿六十，葬江苏宝山县属闸北天通庵路旁南向。娶上栅邓氏聰保妹，生同治五年八月十九日。妾梁氏。生一女（嫡出），适江苏江浦县张铸。恒征三子入嗣，字梓端。^①

《程氏族谱》卷 26 还载有程璧光去世后的各种文书碑铭等相关文献。程璧光南下之前，曾先命侄儿程耀垣率“海琛”军舰赴粤，了解情况。

墉端，名耀垣，号筱云，恒征长子。清超武兵船学生，派威海枪炮学堂毕业生，历充广甲、广丙兵船、康济操练船副炮弁，复济练船正炮弁，海琛、海容快船枪炮二副，海容快船鱼雷大副，海圻大船帮带大副，海圻大船副管驾，管带建威炮船。宣统三年，派赴海圻快船随同游历欧美等国。民国元年，回华充建威炮舰舰长。因出洋出力，奖四等文虎章。又因克服安徽出力，奖三等嘉禾章。擢授上校，补海军司令处军械长。五年，因考核成绩，案内晋给三等文虎章。代理通济练习舰舰长，晋给二等嘉禾章。六年，补海琛军舰舰长。七年，兼任军政府海军部参事。八年，奉委充广东水陆盐务緝私統領，授海军少将，晋给二等文虎章。生同治癸酉十二年九月廿七日。娶茶園陈氏

① 南朗《程氏族谱》卷 23，第 32~33 页。

德珍次女，生光绪五年己卯十二月廿六日。妾陈氏生光绪二十九年癸卯五月初二日。^①

在南朗田边村的程耀垣故居及墓地现在保存基本完好。程耀垣墓由花岗岩砌成，是中山地区典型墓葬形式。墓碑刻“显海军少将二十九世祖考讳耀垣字壖端程公之墓”，拜石刻“佳城坐巽向乾兼辰戌，民国十九年十月初二日男恭灏建立”。据此则程耀垣当是1930年前去世。

程璧光是护法运动中的关键人物，有关史事亦已有相当的研究。而最聚讼不休的是他和孙中山的关系以及被刺杀的内幕，前人多从各派政治角力的角度加以探讨，新出史料有助进一步探索其中曲折。

程璧光与孙中山早在乙未广州之役前认识，并与乃弟程奎光常参加在广州南园抗风轩的聚会，相与批评时政得失，且同主张改革，“遂引为同调”。但程璧光并不完全认同孙中山通过武装起义推动社会革命的途径。程璧光认为“党人力量未充，根据薄弱，诚恐一举无功，则大伤元气，摇动各方信念，因此力主审慎进行”^②。按冯自由的记载，孙中山筹备广州起义时，曾密会程璧光并晓以大义，邀请其加入兴中会，共谋起义大局。但程璧光“意甚犹豫，良久不欲署名”。后程奎光晓以利害，告诉其兄：“此地乃造反大营，吾兄到此，已知一切机密，各人何能任兄徒然外出，兄断不能置身事外。”程璧光“度不能免，乃援笔书誓而出，其意未释然也”。正如本文上节所述，程奎光是否真的参与革命及起义，仍有进一步考证的余地，但程璧光对广州起义的态度却在不同资料有相近记载。及乙未广州起义，其弟程奎光系狱身死，程璧光“由是怨恨总理颇深，遂不再与党人发生关系”^③。程奎光之死，造成程璧光家族对孙中山一种深深的怨恨。这个心结，直至1917年孙中山劝程璧光率舰队南下时，程夫人尚“哭于上海环龙路孙宅之门，不令璧光赴粤，曰：吾叔死于君，吾婢死于君，其又欲吾夫死耶？”^④

护法运动期间，程璧光之所以率舰队南下，固然有不满段祺瑞、张勋之辈破坏约法所为，但另一方面与黎元洪亦大有关系，未必全然出于拥护孙中山的护法主张。清末时程璧光任海军广甲兵舰帮带官，黎元洪为该舰三管

① 南朗《程氏族谱》卷24，第30~31页。

② 程天固：《程天固回忆录》，第106页。

③ 冯自由：《程璧光与革命党之关系》，《革命逸史》第2集，第26、27页。

④ 冯自由：《程璧光与革命党之关系》，《革命逸史》第2集，第28页。

轮，两人“同事有年，意甚相得”。黎元洪就任总统后，对程璧光格外推崇，礼遇甚优，并任命程为海军总长。程感恩殊深，而日后程璧光“之所以报黎公，亦非寻常人可比拟焉”^①。谢良牧为孙中山劝说程璧光所转达的“总理决欲赴粤护法，拟迎元洪南下，请璧光领导海军参加义举”等语，其中“拟迎元洪南下”可能是最打动程璧光的一句。1917年10月10日，报纸曾刊有一篇据说是程璧光同至交澳门绅士卢某的谈话，文中记载程璧光曰：“子以余为孙文一致行动者乎？余此次南下其不得已之苦衷，有难以语人者，今且为子详述之：当政变之始，余奉黄陂（按：即黎元洪）秘密命令，以宣慰海军为名驻沪静观时变，时孙文在沪，因以同邑之谊，投刺请见，适余他出，为余妻所知，乃亲率娘子军逐之门外，且骂之曰：汝既害吾小叔，今又欲害吾夫，吾断不汝宥，复告司閤者曰：以后孙某来，当以闭门羹享之。盖余弟奎光于光绪间，与孙文同谋革命，为李家焯所害，俗所谓朱、邱、陆、程四君子是也。孙既受此奇辱，翌日仍投刺请见，至再至三，余以余妻过于唐突，不得已乃延人人厅事，亲为道歉。孙遂乘间以海军独立说，余且愿先以三万金助海军军费，余婉辞却之。以后曾时相过从，余实始终不为所动。复辟事起，余乃谋之唐少川率第一舰队南下，冀遥掣北方，保护黄陂，磊落光明，颇堪自信。然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至是遂与孙文共事于一方矣。”^② 我们很难判断这段话是否真的出自程璧光之口，但衡诸上下左右的相关史料，所反映程氏是时的思想应虽不中亦不远矣。

早在上海时，孙中山与程璧光、唐绍仪、伍廷芳、岑春煊等在哈同花园商议南下护法时，程璧光便不赞同在广州成立军政府，“盖恐招致莫氏及桂系实力派的不安，反致僨事”；而孙中山则主张在粤组设军政府，“集中力量，以期统一号令，共策进行”^③。两人意见相左，为南下后意见不能协调种下潜因。

因此，程璧光南下之初，与各派关系暧昧，并不见得完全认同孙中山的护法各种主张。程璧光的族弟程天固^④，与陆皓东是亲戚，程天固之妹程秀

① 莫汝非：《程璧光殉国记》，第2章，第5页。程璧光拥护黎元洪的有关史事可参看汤锐祥《护法舰队史》，第11~20页；及汤锐祥编《护法运动史料选编（一）·海军护法编》中收录的相关文件。

② 《沪报纸广东特约通信——孙中山不见重于程李》，1917年10月10日长沙《大公报》。

③ 《程天固回忆录》，第106页。

④ 南朗《程氏族谱》卷23，第49页。

萍是陆皓东儿媳。程天固 1906 年在新加坡加入同盟会，年仅 16 岁时结识孙中山先生。孙中山曾委托他做说客，劝进程璧光支持自己的护法运动。孙中山会见程天固之时，表示“国事一坏至此，非我出负责任，无可收拾。现在在我心目中的基本实力，惟程璧光是赖，顾此中衷曲，有不便自达之处，以璧光对革命理论与策略，认识还未透彻，复好执偏见，影响大事的进行甚巨，今以疏通璧光的责任付你，望你向他多方开解，晓以大义，并将革命原理，及本党主义，逐一剖析，俾在其脑筋，尽忠革命。”程天固还特别说明，孙中山“说到最后一句时，声色俱厉。”可见此时孙、程之间的矛盾与裂痕已相当深了。而时任孙中山秘书的朱执信也叮嘱程天固：“我知总理吩咐你的是什么，但你须知璧光是一个很固执的人，不知何故，他与总理间的芥蒂，总是不能捐除，你进行此事，和他说话时，态度和词令，都要十分谨慎才好。”^①

在各方人物的调停下，孙中山与程璧光之间关系有所缓和。其后西南联合会议的召开及军政府的改组，各方势力交错作用使局面越来越复杂。正如程璧光在自己照片后所写的“政海潮流，瞬息万变”^②。孙中山命令海军炮舰炮轰观音山莫荣新督署。程璧光并不同意通过武力解决纠纷而加剧广东内部的矛盾。据粤海关的情报，孙中山曾致函程璧光：“你既是临时政府成员，为何不执行指示炮击广州？”程璧光回答：“我们舰队开赴南方的宗旨是坚持共和护法，别无其它。此外我是广东人，我应当维护当地和平。”^③程璧光把海军舰艇调到黄埔，宣布戒严，孙眉独子、孙中山亲侄孙昌在白鹅潭被海军炮击溺毙致死与此多少有关。及至孙中山不与程璧光商议，单独策划 1918 年 1 月 4 日凌晨炮轰莫荣新督军署，令两人关系更为恶化。据熟悉内情的程天固所云，程璧光所不满者，并不是对莫荣新有所袒护，而且认为此次开炮不讲手续，违背了海军的纪律，而恐怕会令几经维持的海军军纪再度堕落，秩序纷乱。程璧光为表达对此事的愤怒，甚至只身跑到大元帅府要求孙中山交出炮轰督军署的舰长。两人争论不休，最后几乎动起武来。“他二人厉声疾辩至高潮时，楼上梯口的卫队中有一人冲动起来，大声喝骂一句鄙俚之语，璧光听到也甚镇定，态度泰然，也不回顾发言者是谁，只双手垂

① 《程天固回忆录》，第 105 页。

② 莫汝非：《程璧光殉国记》，第 3 章，第 2 页。

③ 广东省档案馆编译《孙中山与广东——广东省档案馆藏海关档案选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第 114 页。

后，从容向总理说，‘我是只身来此，先生可随时枪毙我，只要让我多说几句公道话，虽死无恨’。各人见势不佳，趋前劝解，先由李烈钧氏紧抱总理，扶其上楼，其余各人拥着璧光，送他出门。”^①既然说到“先生可随时枪毙我”，则那句“鄙俚之语”内容大概是什么，也不难明白了。

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程璧光又依违各派之间，无明显态度，很容易给人背离护法宗旨的印象。1918年2月26日，程璧光被刺杀于广州。作案人众说纷纭，各派均有嫌疑，长期以来多据国民党官方说法认为是桂派所为，但其中疑问不少。近年不少研究者根据孙中山当年较亲近的工作人员罗翼群所写的《有关中华革命党活动之回忆》一文重审此案，认为程璧光被刺当系中华革命党人所为^②，甚至更进一步推论“以程氏地位之重要，无孙中山首肯，朱执信或张民达都绝不敢擅杀”^③。是否孙中山首肯目前难有确证，但程璧光夫人坚辞国葬殊荣，载于《程玉堂先生荣哀录》内洋洋千余言的《哀启》、《故海军总长程公传略》^④以及上引《程氏族谱》中的传略均只字不提孙中山，似乎已表明程氏亲属对孙中山的态度。程夫人对孙中山所说的“吾叔死于君，吾婢死于君，其又欲吾夫死耶”可谓一语成谶^⑤。直至现在，笔者在程璧光故乡田边村访问时，仍多次听闻村中年过八旬的老人不经意提及“我们田边村运气不好，好不容易出个海军总长，都被孙文给杀了”^⑥。这种家族内部长期流传的说法，至少反映了程氏一族对程璧光之死的看法。

七 余论

本文并无意通盘论述孙中山与南朗程氏一族的关系，所述也没有包括所有和孙中山有关系的程氏族人，只是对在程氏一族聚居的南朗镇安定、田边、亨尾三村实地调查所得的若干文献和口述资料所涉问题的探讨，尽量略人所详，详人所略。南朗程氏一族在孙中山革命生涯的不同阶段，曾做出过各自的贡献。这些人物和孙中山的关系错综复杂，血缘与地缘关系又交错其

① 《程天固回忆录》，第108～109页。

② 汤锐祥：《护法舰队史》，第93页。

③ 赵立人：《程璧光与护法运动》，《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第185页。

④ 《程玉堂先生荣哀录》，广州，1918。

⑤ 冯自由：《程璧光与革命党之关系》，《革命逸史》第2集，第28页。

⑥ 2002年4月17日，笔者采访田边村村民程官标（90岁）等记录。程官标称其名字是程璧光所起。

中，并不能简单以所谓“革命追随者”概而论之，只有在具体的时空环境去理解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才能展现历史的复杂多样。

在地方基层从事一些孙中山的研究工作，在文献资料、信息动态、研究环境等等都不可能与大学及专门研究机构相比，我们只能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在地方开展实地考察和地方文献搜集基础工作，在实地调查搜集到的新鲜文献和口述资料、在实地踏勘中所获得的微妙体味都有助于去重新思考和解读既有的历史文献，通过勘正错误、重建史实和不断地丰富充实历史细节，或能有助于孙中山研究的开展与深入。